

學術民調政治化 居心叵測為哪般

高敬德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



高敬德

鍾庭耀要轉換自我中心的思維方式，不能胸襟狹隘、鼠目寸光、自以為是，一味沉醉在大香港主義的美夢中，把「兩制」凌駕於「一國」之上。人心回歸路漫漫，文化回歸是關鍵，促進人心回歸，首先必須實現文化回歸，希望特區政府在制定長遠文化政策時，着重如何以文化回歸促進人心回歸。這也是下任行政長官的使命和重任。

近來，由鍾庭耀負責的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發布民調，關於自己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的問題引起各種爭議，鬧得沸沸揚揚。表面上，鍾庭耀所作的調查始於1997年8月，至今已進行了47次，其中「香港

人」和「中國人」的選項設置也並非首次出現，所以鍾庭耀認為，採用以「香港人」及「中國人」身份對立的調查方法並沒有問題。

扭曲特殊政策 陷香港人於不義

實際上，這貌似合乎邏輯的推斷似是而非，根本經不起推敲，鍾庭耀及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忽略了最重要的一點：香港回歸祖國已經超過14年，憲政上已經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特別行政區，如今再用回歸前的眼光和思維來看這一問題，顯然已不合時宜。必須知道，香港回歸中國，香港人的身份也已經從所謂的「英國屬土公民」轉變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正如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所指出，承認自己是香港人，自然已經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一般來說，問你是哪裡人，是指出生地，所以，你答香港人或上海人或福建人是正常的。而作為一種正規的學術民意調查，就不能將「中國人」和「香港人」並列設置。雖說這種設置其來有自，是歷史的沿襲，但時至今日依然有人頑固地堅持這種既不合邏輯，亦不合時宜的所謂民意調查，就不得不令人懷疑背後的政治意圖。相信大多數香港人都不希望看到有人以學術研究為名，以達到擾亂民心、混淆視聽的政治目的。

其實，回歸前，中央政府已經充分考慮到香港特殊

的歷史背景，所以創造性地將香港設定為特別行政區，並且通過「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加以實現。環顧世界，沒有哪一個國家能有這樣的胸襟、氣魄和智慧作出這樣的創舉，可惜的是，有人扭曲中央政府給予香港人的這種特殊政策，企圖將香港凌駕於國家之上，這不僅陷香港人於不義，也必將為香港帶來災難。

歪曲本質事實 破壞「一國兩制」

按照這項所謂民意調查，承認自己是「香港人」，等於否認自己是「中國人」，這樣的結論不僅偏頗，而且荒謬，簡直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如果非要把本質上的客觀事實，硬說成不尊重事實，以此來損害「一國兩制」，這是強詞奪理，是故意抹黑「一國兩制」，這才是真正破壞了「一國兩制」。香港回歸以來，成功實踐了「一國兩制」，政治、經濟、社會穩定發展，成績有目共睹，香港市民對國家的認同感日益增強，是鐵一般的事實。尤其是中國經濟發展一枝獨秀，綜合國力日益提高，航天科技突飛猛進，「天宮」、「神八」成功對接，北京奧運舉世矚目，上海世博備受稱讚……種種輝煌的成就，無不令香港人為之自豪，為之驕傲。

港人對國家認同感增強 鐵一般事實

長期以來，香港人無時無刻不受到祖國的關懷、愛護和照顧，從東江水的供應、沙土期間的物資供應，到自由行的開通，CEPA的簽署，以及去年8月中旬李克強副總理親自來港奉送港36項措施，都令港人深深感激。「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每逢關鍵時刻，祖國母親總是第一時間為香港送上關懷，孩子豈有不認母親之理。有人把港人對國家身份的認同說成是「一國兩制」的退步，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香港是多元社會，市民有不同意見，這是很正常的，有人藉此大做文章，扭曲事實，挑撥離間，根本是居心叵測，令人反感。作為傳媒機構，應該報道事實，擔負起維護正義的社會責任，不能讓別有用心者的陰謀得逞。

從文化入手 實現人心真正回歸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今年7月1日，便是香港回歸祖國15周年，作為「中國人」的這個核心價值觀，依然沒有得到充分的認同，可見人心回歸之路仍然非常漫長。因此，新一屆特區政府及行政長官應好好思考如何加大力度，做好國民和道德教育，特別是務必從文化入手，完成人心回歸這項偉大而艱巨的工作。

低檔的「總統」

狡猾的囚犯

陳業禧 司法學三年級生
香港大學刑事

服刑中的陳水扁獲恩恤，前往台南參加岳母的頭七法會。狡猾的階下囚不感恩、違孝道，更藉此「伸冤」。他深明這次法會是跟外界接觸的難得機會，於是連死去的親人吳王霞也利用，立心以祭文洗脫自己的罪行。三跪九叩煽動群眾情緒，靈堂淪為他狡辯的地方。

早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陳水扁已是執業律師。擅長法律、從政經驗豐富的他，竟在悼念先人的地方重施故伎，厚顏裝出被政治「追殺」的模樣，手段卑劣、無稽。若然陳氏一家沒有貪贓枉法、其身不正，何以能將他人入罪？難道自零八年起，下至台北地方法院，上至台灣最高法院都遍佈陷害他的「小人」？習法律者不尊重法治，搬出「有形、無形法庭」等空話，幼稚地怪罪於整個刑事司法體制。難怪遭洗腦的支持者情緒激動，無視法紀，鼓噪高喊「阿扁無罪」。

經台灣「法務部」的安排和其他機關配合，陳水扁既不必戴上任何刑具，祭祀時間又超出所限，更有機會和母親話別。誠如國民黨立委邱毅所言，不知多少受刑者慨嘆自己沒有這種待遇。若說不公，獲優厚待的便是陳水扁。他在岳母祭壇前細數自己八年的「功績」，自詡台灣重大建設都是他的功勞，提醒民眾他的貢獻，乞求同情。又不忘以閩南話為吳淑珍辯護，儘管挪用「國務機要費」是不爭的事實，他仍說妻子遺傳了岳母的基因，是「不貪錢的女人」，「巧妙」地把祭文和求饒的理因穿鑿一起。陳水扁實質貪了多少，他最清楚；但這次長達二十分鐘的「政見發表會」又不知耗掉相關部門多少人力物力。

受了牢獄之苦仍死不悔改，陳水扁揚言「歷史會有公平審判，還我夫妻清白」。由於他的影響力仍未消散，兩岸不少社論認為他的「演說」能左右大選選情，拖累民進黨候選人。更指其參加立委選舉的兒子陳致中是最大的得益者。在囚的狡兔不只旨在借民情翻案，更伸爪干預政壇。他背負的不是台灣人民的十字架，而是一個大交叉，他說「沒有對不起人民」是對台灣的侮辱。

什麼是民意調查？民意調查理應是一個從客觀基礎上作出的訪問，訪問可以是以問卷調查、電話調查，甚至乎如果可以核實受訪者身份及確保對象不會重複受訪，網上回應也可以。另外，調查問卷的設定亦應中立客觀，例如有由1至9不同程度的量度尺標準，任君填寫，或設有「非常滿意」、「滿意」、「無意見」、「不滿意」、「非常不滿意」等供受訪者選擇，而遇到一些多項選擇題，可供受訪者填寫多於一個選項，而不是把一些同樣是事實的選項作並排對立，誤導觀眾，混淆視聽。

更重要一點，資金來源。例如食物品牌在電視廣告聲稱的什麼調查，證明其產品的銷量名列第一，那大家總要留意是誰家出錢作調查，因為很多時，提供調查的機構都會為了討好付鈔的老闆，而預設立場和只選擇性公佈利好老闆的結果。如果上述都做到了，才可稱得上是真正的科學統計。

很難想像學術機構的民調也趨向政治化。打着大學民意調查研究計劃的旗幟，卻是別有用心，旨在搬弄是非，顛倒黑白，連香港人是中國人這鐵一般的事實也弄不清，哪有資格做什麼學者？還厚顏擔任什麼總監？鍾先生荒唐的民意調查只不過是個別人士政治炒作的鬧劇，根本不能與「學術」相提並論，要是希望借「學術」以提高公信力，那抱歉，鍾先生，你準是摸錯了地方。「學術」不是捏造民意，也不是無風起浪，更不是一盤買賣。你一再、再而三的自編自導自演，一時特區主要官員評分下滑，一時信心指數下跌，一時又捏造身份認同民調以否定香港人即是中國人的身份，居心何在？

冠上學術機構分支的頭銜後，調查中心竟然會生金蛋，只要按訂單替金主度身訂造合乎其口味的民意調查便袋袋平安，又無公信力，亦有立場偏袒，那還需要什麼學術機構？這與一般路人甲乙丙或牟利商業機構無異，掛羊頭賣狗肉，更為民調披上沾有政治氣味的神秘面紗，製造矛盾，分化社會。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意調查如果由中肯的人或機構統籌，數據及結論較客觀可靠，則參考價值極高，對檢討和預視發揮作用，惠及民生；反之，如果民調是有預謀的，甚至乎繼「沒大過渡期研究計劃」民調，又是另一樁由海外基金資助的政治民調，則只會誤導市民，混淆視聽，硬要把政治民調與學術扯在一起，則只會讓學術棍把百年老校的名聲玷污。

朱家健 青年與政策局官員交流發起人

田北俊

填海選址缺細節 多供資料利討論

田園快語

隨著本港需要持續發展，填海造地不失為長遠增加土地儲備的一個好辦法，一方面可以增加住宅土地，也可以將一些厭惡性設施遷置其中，以騰空原來用地轉作住宅或其他更合適用途，而填海亦能夠用作處理建築廢料，可謂一舉兩得。我希望政府盡快為這二十五個選址提供更詳細的資料，例如土地預計用途、可行的交通配套方案、預計填海成本等，供市民參考。

由於政府在過去多年，一直未有做好土地儲備工作，也就導致近年土地供應不足，樓價因而急升的惡果。雖然政府開始「迷途知返」，已着手研究於離港外填海以增土地儲備，並在最近拋出了二十五個填海選址諮詢市民。這本來是好事一樁，可惜這批選址部分建議如建人工島等，規模大得驚人且影響深遠，但政府所提供的資料卻極為貧乏，實在難讓市民作出合適的判斷。所以，我認為政府必須盡快提供更充足的資料供參考。

何處填海要考慮眾多因素

由於政府預計到了二零三九年，香港的人口將達到八百九十萬人，即較去年增加了一百八十萬人，以現時每百萬人需佔用二千五百公頃土地的比例計算，屆時需增加四千五百公頃土地才足夠應用。撇除已規劃發展的西九發展區、啟德發展區和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等共約三千公頃的土地外，估計本港至今仍需增加一千五百公頃的土地，才能夠滿足需求。

政府表示，這一千五百公頃土地，是靠靠收地、重建、更改土地用途、填海、岩洞開發及重用前石礦場等六種方法提供。而當中填海便被形容為非常適合增加土地的方法，因為其沒有影響現有土地用途，且能創造大面積的土地儲備。例如政府建議在長洲南、南丫島北及喜靈洲西興建巨大的人工島，面積均是十分龐大的，其中單是長洲南的人工島，總面積便達一千五百公頃，等於六個長洲般大。

然而，我們考慮在何處填海時，要考慮的因素頗多，不是單單「一味狗大」就可以，還要涉及交通配套、規劃配合及環境等問題，故需要充裕的資料，才能有助我們作出決定。但令人驚訝的是，政府提出的二十五個選址，都只附有非常簡單的資料。像長洲南人工島這樣一個重大及影響深遠的構思建議，有關資料只是包括：鄰近香港水域南端、水深達十四點五米、附近曾發現有江豚蹤跡、遠離市中心和較難提供運輸連接等，試問市民怎能只憑這點資料作出決定呢？

另外，部分建議選址的地點，也是值得商榷的，像在蒲台島及螺洲之間填海，就算技術可行，但在這些位置偏遠的島嶼填海，政府究竟打算將土地作何用途呢？若說是興建住宅，恐怕很難吸引市民願意到這些偏遠的地方居住，尤其是相關的配套設施如何構建，實有待當局進一步說明。否則，就等於給公眾一個空方案去討論，絕對沒有意思。

填海是增加土地儲備的好辦法

至於近岸填海的建議，例如在新界東的大埔工業邨、大埔滘、烏溪沙、將軍澳等已發展地區填海，我認為本來是較快有成效的，但當中卻涉及對鄰近民居及生態環境的影響，究竟政府如何去減低有關影響？但在政府公布的資料中，又未見有所交代。

其實，在上世紀，香港一直都有利用填海來增加土地供應，直至近年才停頓下來。我認為隨著本港需要持續發展，填海造地不失為長遠增加土地儲備的一個好辦法，一方面可以增加住宅土地，也可以將一些厭惡性設施遷置其中，以騰空原來用地轉作住宅或其他更合適用途，而填海亦能夠用作處理建築廢料，可謂一舉兩得。

不過，現時民情與上世紀不同，填海選址，必須符合環保要求，也一定要得到公眾的支持；否則，只會在日後出現不必要的爭拗。所以，我希望政府盡快為這二十五個選址，提供更詳細的資料，例如土地預計用途、可行的交通配套方案、預計填海成本等，供市民參考，否則，若市民只能「憑空想像」，又怎能提出有建設性的建議？

徐庶

反對派反「霸權」鬧劇專門分化社會

管見集

何俊仁參加特首選舉，大叫口號，要「向地產霸權宣戰」，說港人社會目前一切的不公和分化、矛盾都來自「地產霸權」，只有向他們「說不」，「才能徹底改變社會，改變不合理的制度」云云。他的說話，充滿狡詐和激進，無非是企圖騙取平時少關心新聞時事和政治閱歷不深的年青人的支持，為明年的立法會超級議員選舉，搶前宣傳而已。

沒當特首素質 只會搞衰香港

何俊仁參加特首選舉，許多自己友的民意調查，都說他的機會只有百分之二。他自己也直言不可能當選。全社會都覺得他沒有機會當選，主要原因，大家都認為反對派和何俊仁有搞衰香港的本能，卻沒有當特首的素質，沒有執政能力。

只要看他「向霸權宣戰」的口號，就知道他是一個專門分化社會、製造階級鬥爭、製造族群對抗的政治煽動分子，如果這些人上台執政，香港就會面臨大災難。試想一下，一個特首，選舉時散播階級仇恨心理，許了諾，要鬥地產商，他會怎樣做？宣戰之後，他就會發動九十後的青年上街遊行示威，在地產商的寫字樓辦公室前舉行聲討大會，要地產商交出利潤，進行大清算。他會改變原有稅制，拋出針對地產商的利得稅政策和稅率，限制他們獲得土地，他們會採取各種干預市場的凍結價格手法，結果，整個香港的投資制度和氣氛大變，香港的地產業會大

跌，銀行出現大量壞賬，接着是銀行危機和收縮信貸。仇富仇商，搞一場「紫荊花革命」，最後的效果，就是投資者紛紛用腳投票，撤出香港，弄至百業不景，香港的工人就業機會大大減少，連兩餐也難維持。

香港應該是一個共識社會，各階層和睦相處，互相不會仇視，社會管理和運作依照法律進行，從來沒有執政者或官員提出「向地產霸權宣戰」的激進政策。破壞了現有的利益機制，破壞了經濟的運作架構，香港就不會有繁榮，民生就不會安定。如果反對派和何俊仁真心要解決樓價高企的問題，他就應該對症下藥，提出有益有建設性的可行方案，而不是發動階級鬥爭。

發動階級鬥爭 無助解決問題

第一，有識者應提出大規模的填海計劃，增加土地儲備和供應，使地產市場不會出現供應短缺，樓價在供不應求的情況下，連續十多年上升。第二，提出科學管理，維護香港居民利益的人口政策，不會動輒幫助沒有專業水平的外國人和外地人口大量湧港爭奪福利，使得居住的需求更加緊張，香港居民的就業機會受到侵蝕。第三，由於進行填海工程，涉及偏遠地區的開發、離島的開發，當然就需要興建大型的集體運輸系統和大型橋樑，就要提出可行的交通建設計劃，以利居民前往居住。他們就不應煽動和組織什麼司法覆核，什麼保衛環境和集體記憶的鬥爭，阻撓填海工程和交通運輸工程的上馬。

何俊仁的「反對地產霸權」口號，立即使香

港市民聯想到，反對派是講一套做一套，口是心非，把香港市民都當作傻仔來愚弄。他們搞搞震，搞了什麼？他們綁綁在一起，反對填海、反對和阻撓灣仔繞道工程，令這個工程的費用上升了兩百億元，浪費公帑。他們煽動青年人，反對天星碼頭拆卸，反對利東街的舊區重建，實際上反對一切建設工程和經濟發展，反對擴大樓宇的居住容納量，說是要維護昔日的「集體回憶」。他們利用了所謂環境評估問題，借用了沒有知識的老婆婆的名義，申請法律援助，進行了司法覆核，阻撓了港珠澳大橋的興建，工程的延誤使公帑損失了六十五億元，還說這樣浪費公帑是值得的。他們支持菜園村的居民「不搬不拆」，獅子大開口，勒索天價的賠償金，阻撓高速鐵路的建設，使鐵路落成日期延遲了四年，建造費用大幅度上升，香港市民損失了超過一百億元。他們支持公民黨為外備備司法覆核，挑戰香港行之有效的入境法例和入境制度，製造香港的人口危機和福利危機，他們宣稱這是「維護人權和法治」。他們提出「環保」、「保護原生的海岸線」、「反對填海」這些騙人的口號，實際上這是為了阻撓香港經濟發展改善民生，他們是造成香港不能進行填海、土地供應不足、樓宇價格飛升的罪魁禍首，現在他們卻賊喊捉賊，扮演了反對「地產霸權」英雄，誰會相信？

這種低劣的表演，侮辱了香港市民的智慧。香港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的「反地產霸權」口號，恰好說明他們是口蜜腹劍、禍港殃民的政治大騙子。這只會勾起市民對他們賣港亂港惡劣行徑的回憶，激起民憤。